

苦行法師李叔同

劉己達

豈知菩提身 本是文章伯

有「弘一法師」人稱的李叔同，這是一位爲縮素共仰的特殊人物，他少年時代，不僅是馳譽士林，蜚聲文苑，而且還是革命志士。他曾和葉楚傖、陳去病等倡行民族文藝，曾用「息霜」筆名，先後在「南社」期刊和「太平洋」日報，發表他的散文和詩詞。後來絕意仕進專事教育，却又以一個詩、書、畫三絕且兼擅音樂的藝術家，而爲京、滬、杭各校爭相延聘的名師，桃李滿門，人才輩出。

當前復興中華民族文化高唱入雲之際，這一位學人而兼苦行的法師，他的一生嘉言懿行，委實值得重視而予以表揚，謹擇要略述於次：

年少風流

李叔同少年時，和海上名妓李蘋香過從頗密，蘋香曾有詩書扇面請正。其中有一首云：

「繡絲意欲畫圖爭，轉訝天生畫不成；何奈背人春又去，停針無語悄含情。」

其時李蘋香也和坤伶楊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謝秋雲輩相往還。李叔同的贈歌郎金娃娃「

金縷曲」云：

「秋老江南矣，忒匆匆，春餘夢影，樽前眉底。陶寫中年絲竹耳，走馬胭脂隊裏。怎到眼都成餘子？片玉崑山神明朗，紫櫻桃，慢把紅情繫。愁萬斛，來收起。

泥他粉墨登場地，領略那英雄氣宇，秋娘情味。雛鳳聲清清幾許，銷畫填胸盪氣，笑我亦布衣而已。奔走天涯無一事，問何如聲色將誰寄？休怒罵，且遊戲！」此外還有一首

「金縷曲」，則不知贈與阿誰，其詞曰：

「新月迎宵桂，判今番艷竹哀絲，借地陶寫。記得梨花開似雪，天畔銀河影瀉。挑盡那殘燈共話。又誰知春風秋月，鎮無聊人隔情天下。空房寂，寒生怕。

霜華已重鴛鴦瓦，約略是五更天氣，涼添林野。秋士善悲由來是，況又情魔未罷。儂亦傷心拉司馬，酒痕合淚襟邊雜。乍別離，聽說前歡做。誰伴我，相思夜。」

他又有一首憶楊翠喜的「菩薩蠻」，其詞曰：

「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額髮翠雲鋪，眉彎淡欲無。夕陽微雨後，葉底秋

痕瘦。生不怕言愁，言愁不怕羞。

曉風無力垂楊懶，情長忘却游絲短。酒醒月痕訴，江南杜宇啼。癡魂銷一捻，願化穿花蝶，簾外隔花陰，朝朝香夢沉。」

按楊翠喜乃是清末在天津風華蓋世的坤伶，段芝貴以十萬金購了她，獻給慶王府，鬧了大政潮的人物，曾經哄動一時。從上述的詞語中，可以想見這一代佳人的風韻。

詞譜新聲

李叔同的詩詞，有人認爲和杜牧之姜白石相近，其評價之高，早已爲時人所推重。他又是一個用西樂譜寫中國歌的東方人，他自己的詩歌，便自己作譜來唱：他有一首極其淒惋的「憶兒時」，歌云：

「春去秋來，歲月如流，遊子傷漂泊，回憶兒時，家居嬉戲，光景宛如昨。茅屋三椽，老梅一樹，樹底迷藏作。高枝啼鳥，小川游

作者簡介：劉己達先生江西宜豐人，筆名後臣，曾任江西民國日報社長，香港中國筆會會員。

魚，會把閒情托。兒時歡樂，斯樂不可作，兒時歡樂，斯樂不可作。」

這首歌乃是用一首西洋歌曲的原譜 (M. S. Old Sunng Home)。還有一首最流行的是「送別」。(百代公司唱片，係北平皇城根小學學生合唱。) 歌云：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下。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雜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下。」

律己極嚴

李叔同先生披剃以後，淡泊刻苦，安之恬然，是真能修苦行者，所以筆者特錫以「苦行法師」。他律己既極嚴，有時甚至於覺得嚴近於苛酷。在日常生活，他過午不食，晚上在僧房裏也不耗費燈油。

有一次，夏丏尊接到上虞白馬湖暫住，見他隨身帶的，只有零零落落的一些東西，其中有一張破席，席草已稀疏零落，想替他換一張，他不答應；又見他的破面巾已經由白變灰，也想替他換一塊，他說乾淨便得了，還可以用許多時候，因此不答應，而且就用這破面巾，就湖邊用冷水洗臉。

夏丏尊看到他這麼茹苦自持，心裏禁不住有點難過。後來做了齋菜請他，因為用了香菰，他却謝了；後來改用豆腐，他也謝了；且吩咐只用白水煮青菜，用鹽不用油，只好依了他。他有一件衲衣，破了自己補，補了又再破，補釘足有

二百多處，這件衲衣他自出家時起就穿，一共穿了二十六年。

他有「三不」，一、不作主持。他認為做主持俗務太多，妨礙道業。二、不開大座。所以有時徇情講律，儀式簡單，不作大規模號召。三、不要名聞利養。民國二十六年，他應青島湛山寺之聘，前往護律，由杭州道經上海，居士葉恭綽怕他人地生疏，問他乘何船前往，並拍電湛山寺到時派人迎接。他知道了，改乘他船。

有一天，居士朱子橋將軍因事從西安到青島，走去訪他，他接見了。那時的青島市長沈鴻烈，想叫朱介紹去見他，他不見。第二天，沈鴻烈請朱子橋在寺裏吃齋，親去請他作陪，他還是不見，只寫了一偈着人持謝。偈云：

「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維；爲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

沈鴻烈只好快快而退。民國十一年，他駐錫永嘉福慶寺，曾拜該寺主持寂山和尚爲師，那位寂山主持因爲弦一法師爲富家子弟而兼學者，出家後竟嚴持戒律，刻苦精進，所以十分欽敬。又因他堅持過午不食，特將寺內午飯時間提早到上午十點鐘開，弘一法師因此很感謝他護念之恩。

當時有許多地方官吏，慕名都要見他，他都稱病辭謝了。其中有一位溫州道尹張宗祥，到寺裏要見他，那寂山主持不敢違辭，乃拿了一張名片到他的房間，說舊友張某人要見你，他一聽，兩頰就紅起來，大概是覺得

在師父面前不應出現慍色，故趕緊合掌連念阿彌陀佛，並垂淚道：「師父慈悲，師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謀衣食，純爲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拋棄，況乎朋友？請師父委婉告訴我病了，不能見客。」終於作罷。

他住在慶福寺時期，凡有家書來，均着人在信封後批上「該人業已他往」等字，原封退回。有人對他說，何不拆開來看，看了不覆也可以嘛，何必都退回去？他說，既經出家，便應作已死想；倘若拆了信來看，知道家中有吉慶事，恐生愛心，有不祥事，易生掛念，所以不如退回为好。

事母至孝

他出生時，父親已六十八歲。他是庶出的，親生母那時只有廿多歲。五歲時父親去世，家庭又複雜，他母親在那裏很不易處。所以二十歲時，他便奉母南遷上海，一面讀書，一面陪奉了幾

悲心
交欣
集法

弘一法師在泉州圓寂前書與侍者妙蓮法師墨跡

年，到了他二十六歲時，母親便棄養了。這些身世之痛，可能也是他出家的遠因之一。

他是很孝敬母親的，後來在五十一歲時，在白湖金仙寺聽來自天臺的靜權法師講「地藏經」，聽到靜權法師從經義演繹到孝思問題時，便哽咽涕泣如雨。聽眾無不愕然，講經的人亦因而不

敢再講下去。
他自少在天津已有妻子，從日本歸國時，又曾帶回一個日本女子，也生有孩子，等到他三十九歲那年七月，於杭州虎跑寺出了家，那日本女子知道了，帶了孩子到寺裏求見一面，他始終沒有出來，那日本女子在那裏徘徊佇繞了很久，終於痛哭而去。

以上有關於他的苦行，還是筆者留港時，隨同興國王孟迪先生、蕭希三兄同赴會住青島湛山寺的主持後虛法師處聽道獲悉，後虛法師亦因受不了匪共的迫害，來港避難，並在港主持佛事，他道行高深，時年已九十有四，不久即在港圓寂，王孟迪先生年已八十，亦於去歲在臺逝世，屬筆至此，更不勝其人琴之感。

譽滿士林

言歸正傳，李叔同先生的行誼，國內外刊物迭有記載，林子青先生還輯有他的年譜，因此不擬詳加引述。且說他的聲譽，早已洋溢士林。他是死於抗戰勝利的前一年，圓寂於福建泉州。王平陵先生的遺作「卅年文壇滄桑錄」即曾說：

「李叔同是我的老師但我並不是跟他學畫、學音樂，而是跟他學文。最使我感佩的，是他高瞻遠矚，卓爾不羣的氣度；是他淡泊名利，沉默

靜觀的天稟；是他無怨無尤，熱愛青年的真忱。他後來歸禪學佛、釋名弘一法師。……他因為我愛好文學，就把他文學上的著作，全部贈我，作為我們師生間難忘的紀念。」

此外，我還想引用胡懷安贈給他的詩，對他有高度的贊譽，用以結束本文。詩云：

「我從湖上來，入山意更適。日澹雲峯白，霜青楓林赤。殿角出樹杪，鐘聲雲外寂，清

溪穿小橋，枯藤走絕壁。奇峯天飛來，幽洞窈百尺。中有不死僧，端坐破愁寂。層樓聳青冥，到窗挹朝夕。古佛金為身，老樹柯成石。雲氣藏棟梁，風聲動松柏。弘一精佛理，禪房欣良覿。豈知菩提身，本是文章伯。靜中忽然悟，逃世人幽僻。為我說禪宗，天

花落几席。坐久松風寒，樓外山沉碧。」

司公限有份股房藥法中灣臺

藥良名馳外中銷行

本公司原設上海創立迄今已逾七十餘載所製各種藥品功效卓著遐邇馳名民國三十八年春遷臺設廠繼續出品現在總產額除供臺省需要外其餘百分之六十行銷海外已在香港、泰國、星加坡、馬來亞、越南、北婆羅洲、菲律賓等地區設有代理處前途展望頗為樂觀尚希邦人君子惠予扶持則幸甚矣。

艾羅補腦汁

主治：神經衰弱、頭昏、目眩、睡眠不寧、耳鳴眼花、腰酸背痛、手足麻木等症最效。

艾羅療肺藥

主治：急慢性氣管炎。咳嗽、痰喘、百日咳等症。香甜適口兒童最宜服用。

九一四外用藥膏

主治：各種皮膚病、創傷、潰爛、凍瘡、火燙、香港腳、濕疹、蟲咬等症奇效。

九一四內服藥水

主治：風濕骨痛、清血熱、驅蘊毒最著功效。

嗽立可停

主治：傷風感冒、氣管炎、咽喉炎、咳嗽、稠痰、氣喘、鼻竇炎等症。

天方油

主治：頭痛、牙痛、暈船、暈車、傷風感冒、提神消暑、蚊螫蟲咬、周身痛痒等症。

號八二一路南森林市北臺 所行發總